

中国

1840-1919

近代文学大系

ZHONGGUO
JINDAI
WENXUE
DAXI

少数民族文学集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少数民族文学集 · 1 ·

25

In 12 Divisions & 30 Volumes

A TREASU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ENTH DIVISION,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SHANGHAI BOOK STORE
Shanghai, China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10集·第25卷·少数民族文学集

马学良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嘉兴市新嘉印刷厂排版

常熟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6 $\frac{9}{16}$ 插页 4 字数 593千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ISBN 7-80569-542-3/I·130

定价(精) 25.00元



尹湛纳希是近代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被誉为蒙古族的《红楼梦》。左为他的塑像(文浩作)，下为他读过的书籍、用过的砚台。



小说家文康，
采用评话形式，创
作长篇小说《儿女
英雄传》，绘声状
物，感人至深。右为
原刻本绣像。



曲艺东城调子
弟书作家韩小窗的
作品相传500余篇，
传世的35种。左为
文盛书房刻本《露
泪像》题叶。



左：近代著名京剧作家和演员汪笑侬像。他主张戏曲改良，寓教于乐。他的表演做功细致而逼真，技艺超人。

下：蒙古族牧民正在演唱“好来宝”。



出版说明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清王朝腐朽崩溃、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这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空前激烈的时期。反映在文学上，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反映现实社会、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文语合一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繁、碎、乱，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如烟海、隐显错综、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笺释，并撰写导言和作者小传，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选材、教学和鉴赏。

上海書店

1990年10月

12 专集 30 分卷顺序号

ORDER OF THE 12 DIVISIONS & 30 VOLUMES

- 1 文学理论集, 两卷 第一卷、第二卷
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 2 Volumes, Nos 1--2
- 2 小说集, 七卷 第三卷至第九卷
Novels, 7 Volumes, Nos 3--9
- 3 散文集, 四卷 第十卷至第十三卷
Prose Writings, 4 Volumes, Nos 10--13
- 4 诗词集, 两卷 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Poetry, 2 Volumes, Nos 14--15
- 5 戏剧集, 两卷 第十六卷、第十七卷
Drama, 2 Volumes, Nos 16--17
- 6 笔记文学集, 两卷 第十八卷、第十九卷
Literary Notes, 2 Volumes, Nos 18--19
- 7 俗文学集, 两卷 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
Popular Literature, 2 Volumes, Nos 20--21
- 8 民间文学集, 一卷 第二十二卷
Folk Literature, 1 Volume, No 22
- 9 书信日记集, 两卷 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
Letters and Journals, 2 Volumes, Nos 23--24
- 10 少数民族文学集, 一卷 第二十五卷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1 Volume, No 25
- 11 翻译文学集, 三卷 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
Translated Literature, 3 Volumes, Nos 26--28
- 12 史料索引集, 两卷 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
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2 Volumes, Nos 29--30

导言

马学良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编完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

在漫长历史的岁月中，少数民族文学，犹如大海中孤岛上的花朵，尽管有鲜美的芳草奇花，却引不来文人骚客的鉴赏。这不仅是对这些“野花闲草”的鄙视，甚至还视为禁区。因而任凭几度花开花落，很少有涉足其间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着各民族地区，居住在全国大半个土地上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吸引了很多文学家，踏进这新的文艺大花园中。他们面对丰富多采、异花纷呈的景色，禁不住惊叹地说：“这是开在社会主义早晨的花朵。”

的确，四十年来，这些鲜美的花朵曾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采集、整理、发表了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数以万计，许多民族民间文学，已登上世界文坛的宝座。如彝族的《阿细的先基》、《阿

HAB 74/07

诗玛》、《查谟》、《梅葛》、《勒俄特依》、《宇宙人文论》；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诗》；壮族的《百鸟衣》；白族的《望夫云》；傈僳族的《逃婚调》；傣族的《孔雀公主》等等，它们宛如天空灿烂的群星，闪烁着赏心悦目的光彩。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作家文学产生较晚，但也有着悠久的传统。作家文学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本族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有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有些民族虽然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文字，如彝族、纳西族、傣族、满族等，但使用本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较少。他们的文字主要用来书写经书和记录民间文学作品。还有些民族曾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土俗字，记录本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如壮族、白族、瑶族等，但也只是语言交流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并未普遍使用，更没有用它来进行创作。建国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民族语文工作者帮助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新文字，并逐步推行，这给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族文字创作的文学，较早的有藏族作家文学，已有近千年的传统，如敦煌文献《赞普传略》是八、九世纪的作品，已具有相当的文采。十一世纪初，藏族著名宗教领袖、诗人米拉日巴写作了《道歌》，此后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如贡嘎坚赞的哲理诗《萨迦格言》、桑吉坚赞的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仓央嘉措情歌集》、才仁旺阶的长篇小说《青年达美》等，都是藏族作家文学的瑰宝。

维吾尔族文学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玛哈穆提·喀什噶尔的巨著《突厥语大词典》，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并称为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三大名

著。十四至十五世纪，维吾尔族诗坛上出现了鲁提非等一系列著名诗人，特别是纳瓦依的创作不仅对十五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整个西亚和中亚文学，也是一座高大的丰碑。十八世纪以后，尼札里的《爱情长诗集》，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蒙古族自十三世纪起，使用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同时使用汉字，十四世纪初，创造了今天仍在使用的蒙古文字。随着统一语言和文字的产生，蒙古族文学有了新发展，大量的作家和作品产生。《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大约成书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现只有汉文音译的各种版本在国内外流传，这一著作对后世蒙古族历史和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罗卜桑丹的《黄金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以及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都曾受到它的滋养。十九世纪，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尹湛纳希，除《青史演义》外，他还用蒙文创作了《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和大量诗歌，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和为此书所作的评点，在“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源头的民间口头创作更是这样。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谚语、谜语等作品，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璀璨夺目的宝库。其中不少作品通过古代文人的采集、整理，出现在汉文文献和少数民族古代典籍之中。这种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时代。《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当时汉族尚未形成民族共同体，这本诗集里“国风”和“小雅”中的许多篇章，实际上是当时各民族中流传的歌谣作品。至今，有些民族地区还流传着《诗经》中的许多歌谣，如湖南湘西土家族在婚礼之前的告祖仪式上，还要演奏《诗经》音乐，所唱的歌词恰恰是

《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章,而且歌词与《诗经》相同。这种遗风,说明《诗经》与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渊源关系。《楚辞》是《诗经》以后的一种新诗体,其中表现形式、方言声韵、风土名物等都具有浓厚的楚地地方色彩。《楚辞》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楚地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礼俗。如《九歌》,王逸和朱熹都认为是在楚俗祭歌基础上创制的,至今犹流传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又如公元前五世纪的《越人歌》,为刘向《说苑》收录,这是春秋时楚王弟鄂君子晰乘船游玩,摇船的舟子把着桨唱的歌。歌辞原是越语,用汉字注音,因鄂君不懂,译成楚语。歌辞为“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稳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郭沫若认为这首歌是最早的少数民族歌谣的译文,也是最早用汉字译音的少数民族歌谣。近代语言学家从汉文注音考证,有的认为与近代壮语接近。总之,当时的“越人”是属今壮侗语族的少数民族。

同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的三章诗歌,也是用汉字译音的《白狼王歌》。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当时,“白狼王、唐菽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歌颂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这首诗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辞语,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都城洛阳。这首诗的汉译共44句,每句4个字,共176字,汉字译音也是44句,共176字。连汉字译音两项加起来共88句,352字。如第一、二句的诗歌汉义是“大汉是治,与天意合”,白狼语的汉字译音是“提官隗拘、魏昌愉糟”。从译音考证,属于藏缅语族语言的民族诗歌。这是今存最长的古民族诗歌。

从上述两首古代民族的诗歌，可以推测我国古代可能有不少这类民族诗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只凭口耳相传，有的逐渐消失；有的或用汉字记录，久之即与汉文诗歌浑然一体，无法辨别属何族别的诗歌。《越人歌》与《白狼王歌》因保留汉字译音，从译音考证，才知道是古民族诗歌。我们研究古诗歌，对此不可不加以分辨。

《山海经》是一部神话奇书，保存了许多古代民族神话资料。和黄帝齐名的帝俊(高辛氏)神话，在我国南方民族的神话中屡有反映，如瑶族的《槃瓠》神话，反映出槃瓠原是高辛氏部落联盟中以犬为图腾的部落酋长。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完整地记载了《槃瓠》神话和《沙壹》(哀牢夷九隆神话)神话。最古的《盘古》神话，也是我国南方民族的神话，最早记录它的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徐整。在我国南方诸民族中，除普遍流行《盘古》、《槃瓠》、《九隆神话》(《沙壹》)外，伏羲女娲神话、射日神话、洪水神话等也普遍流传，并且古籍记载也很多。民间歌谣的记录，为历代文人所重视，清代李调元编辑的《粤风》除收入汉族情歌外，还收入谣歌、俚歌、壮歌 58 首。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不论在文体和内容上的相同或相似，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共同的亲缘关系。从历史上追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各民族长期的友好交往、贸易、通婚中，都造成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种影响尤为明显。据学者考证，汉民族形成于汉朝，它是以前秦南方的楚族为主干，同化北方的华夏族而形成的。由于汉朝的确立，以楚文化为主干的共同文化的形成和民族的文化中心长安的出现，使汉人用民族的纽带把历来彼此

隔绝的楚族和北方华夏族联结为一个民族的整体。这样汉族就形成了。^① 据此，汉族的形成是由许多民族联结成的一个整体，因而所谓中国文学不会是单一的纯民族文学。《诗经》、十五国风、《楚辞》、《离骚》等古代文学，不可能是汉族一家的文学，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族别的生活习俗，而且在遣词造句上，也有不少的民族词语——有人考证《楚辞》中许多词语是当时的苗语，如“闾阖”是苗语“门”的意义；“离骚”一词，是苗语“诉说”之意。并且认为《九歌》就是根据楚国民间宗教歌舞改编的，有如苗族的“跳月”，发扬苗族巫歌和民歌的传统。这类说法当然还要进一步考证，但楚地自古就有苗族居住，屈原生在楚国，作品中吸收苗语是可以理解的。

《诗经·小雅·谷风》中“维风及颓”的“颓”，注家多望文生义。《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孙炎《尔雅注》释“颓”为一种旋风。闻一多考证：“焚轮”即“丰隆”，“颓(霆)”应指雷。庶几近之。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但这个词的词源，千古不解。彝文经籍《宇宙人文论》中说主管云的是云君，彝族古语叫“弥宏陇”，丰隆盖即彝语“弥宏陇”的译音，其义与《离骚》所载为云君恰合。因此，我们编写各民族文学史，必须溯本探源，理出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源流。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学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是各少数民族都有丰富的神话。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就引起中国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语言学家、文学家的重视和研究，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到很多少数民族神话作品。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宇宙开辟、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

^① 详见吴广平《汉民族形成新论》，《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各民族神话，特别是创世纪神话，是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独特的记叙。

汉族古老的神话作品，大都保存在古籍之中，而且只留下了许多片断，很难理出它的系统来。而少数民族神话不仅作品的数量多，而且至今还完整地流传在人民的口头上。特别是一些民族的大型创世纪神话作品，内容古朴，反映了原始人类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特征，与各民族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史诗的出现是民族民间文学中光辉夺目的民族文化遗产。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称为三大史诗。这三部史诗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其中《格萨尔王传》是当今世界最长的一部民间文学巨著，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藏族文学群峰中的珠穆朗玛”，已列为国家重点的科研项目。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许多近代英雄人物的事迹，也通过叙事诗的形式加以表现，如蒙古族的《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苗族的《张秀眉之歌》等都是优秀的英雄叙事诗。

英雄史诗的出现，不仅充分表现了中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惊人创造能力，同时也标志着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脚踏坚实的生活大地，又鼓起想象的翅膀，尽情地在广阔的蓝天飞翔。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不仅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民间叙事长诗的创作，具有特别的光彩。在汉族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是屈指可数的，而

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这类体裁的创作特别丰富和发达,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长诗,有的民族甚至多到上百部和几百部。如傣族的阿銮叙事诗,号称550部。民间叙事长诗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占大多数,也有些是一般生活叙事诗。这些长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它提供的有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形象画面,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对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极有价值。

如上所述,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许多在汉族文学中已消失的古老文学形式,如神话、史诗、古代歌谣等,至今却在各少数民族中得到完好的保存和传承,为填补中国文学史的空白提供极有价值的文学资料。

二

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民间文学或作家文学,不仅有文学方面的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该民族的历史、语言、民俗、宗教、文化和人类学上的重要材料。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就曾引用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论证社会历史,并多次根据荷马史诗的资料,阐述古代希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马克思说:“古代歌谣是他们(日尔曼)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①近年来,中外学者从体质人种学和历史文化论证东方民族的迁徙、分布,在几千年以前就到美洲去了,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二千多年,并把他们的文化带到那里,世代相传。美籍华

^①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